

藏一份报纸，集一段历史

敬惜“白纸黑字”的集报人

单地 回望

韩浩月

汪兆骞先生新书《我们的8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文人》...

被文学滋养的年代

现场听他们聊天，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张抗抗聊地到学校做讲座时...

三位老师的年龄加在一起超过200岁了，但在谈往事、谈文学、谈80年代的时候...

作为《我们的80年代》的作者，汪兆骞既是80年代文学的亲历者，也是旁观者...



▲新华每日电讯国庆70周年号外。▲马振予家顶天立地的书柜是集报人的标配。▲马振予收藏的新华每日电讯国庆60周年号外。 本报记者雷琨摄



巨幅照片一同展出的。这张由摄影家徐肖冰拍摄的老照片很出名，但毛主席在双清别墅读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在集报界乃至史学界一直有着不小的争议。

几年前，朱军华就认真地考证过这个问题。那时有人说是《人民日报》号外，有人说《人民日报》，也有人说是《人民报》...

集报，图什么？

“我们这些集报人，在别人看起来，可能挺没出息的。”马振予感慨，“我老伴儿有时候都说我‘等你死了，把你的报纸都卖了废纸’！”

除了北京站旁的平房，老马在朝阳区还有一套两居室，那也是报纸的天下。老两口不去住，只派外孙女每天过去守着...

潘建中家有书柜没茶几，遇到客人来访，只能搬个小板凳放茶杯。“80后”集报人惠彬专收小众的北京街道、社区报刊...

藏品多了，他租房住的房子放不下，就成捆成捆地运回河南老家。父母难以理解儿子的痴迷，也跟他撸过狠话...

记者让老马估算这些年花在报纸上的钱，他琢磨半天，只能给出个大概数——“二三十万总是有的”。

范光永、朱军华收藏的都是身价不菲的老报纸，除了高价买报，还要大批量地购买专门的塑料保护膜，花费更多。

从“30后”老马到“80后”惠彬，报友间有一种共识，“集报不是为了挣钱”。老马说，跟报纸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他订过报、编过报、上过报、买过报、找报友换过报...

那张图什么？面对这个问题，报友们一时也没法给出明确的答案，只好跟记者讲起了“题外话”。

朱军华说起了自己创造的一个“第一”——因为抗战最后一役在他的家乡高邮打响，2018年，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他拿出自己所有的抗战专题报纸，建起了“苏中抗战老报馆”...

潘建中讲起了自己心中的一点感受。“这次国庆70周年在南浔举办的号外展，一共办了20多天，来了好多游客。过去很多人只在电影里看到有人喊着‘号外、号外’，这次的展览让观众更系统地了解70年来的重大历史事件...

范光永提起多年前深埋在脑海中的一个梦想——“等我退休了，把藏报都捐出来，在中国老报纸起源的地方——北京宣南地区，建一个北京宣南老报纸博物馆”。

80年代值得歌咏，80年代留下的文学财富则需要继承与发扬。在进入2020年之后，读一读《我们的80年代》这样的书，或许能慰藉一下我们的失落，打起精神在文学之路上再出发。



本报记者雷琨、李坤晟、蒋彤

他们来自天南地北，却有着共同的身份——“集报人”

报友间有一种共识，“集报不是为了挣钱。”跟报纸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马振予订过报、编过报、上过报、买过报、找报友换过报，就是从来没有卖过一张藏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0年新年贺词中提到“北京香山革命纪念馆”，让身在江苏高邮的朱军华激动不已。

去年9月12日，习近平在北京香山革命纪念馆参观《新中国奠基——中共中央在北京香山》主题展。在当晚的《新闻联播》里，一份1949年4月25日出版的记录“南京解放”的《进步日报》，得到了长达数秒的特写。

这是朱军华永生难忘的“高光时刻”。此前，他给北京香山革命纪念馆提供了两份藏品——除了《进步日报》，还有1949年2月2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北平版创刊号。

岁末年初，朱军华正忙着总结去年自己参与、组织的展览和活动。在他的“年度总结”里，这两份报纸无疑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报纸”和“展览”也是浙江南浔人潘建中的“2019年度关键词”。

去年国庆前夕，“奋斗的足迹 光辉的历程——新中国七十周年辉煌成就报纸精品展”在南浔举办。展出的230份报纸“号外”，记录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各个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

2019年，对老北京马振予而言是名副其实的收获之年。他收到了很多“热气腾腾”的号外——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大兴机场投运、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

朱军华、潘建中、马振予……他们来自天南地北，却有着共同的身份——“集报人”。

马振予家住在北京站附近的一条胡同里，几间小平房不算宽绰，老马还是挤出了一间专用的藏报室。10平方米的小屋被塞得满满当当...

2001年10月7日，中国男足在沈阳五里河体育场第一次冲进世界杯决赛，举国欢腾。据老马统计，当时全国大约有二十多家报社印发号外。

《中国足球报》《沈阳晚报》《北京晨报》……老马很快就把专业媒体、当地媒体和北京媒体的号外攒齐了。

后来，他从报友那儿得知，吉林长春《新文化报》也出了一份“梦圆今夜”号外，版面漂亮，但印数很少，很快就派发完了，几个长春报友都没拿到。

这颗“遗珠”，让老马意难平。那些日子，他得空就给《新文化报》社打电话，发行部、编辑部、资料室、总编室……一个个部门打过去，得到的回答都是号外已全部发出，没有留存...

终于，有工作人员想起，曾给当地主管新闻出版业的领导送过一份。得到线索，老马来到了精神，他几次三番打给报社社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电话费就“花多了去了”。

最终，老马收到了一封挂号信，信封里不仅装着那张从领导手里要来的号外，还有一份10月8日当天的报纸。老马小心翼翼地吧这份号外收进藏报册，即便后来有人出价3000元，他也不肯卖，“我留着以后捐给博物馆呢！”

家里的藏品渐渐成了规模，结识的报友也越来越多，老马骑着他的汗血宝马，忙活着另一件大事来。

“报友们得有个组织啊！”他联系上罗同松和王永山——两位在报社工作的老报友，三个人一起跑前跑后，终于在2003年找到中国报业协会当挂靠单位，成立了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

有了自己的组织，全国报友应者如云。“60后”报友范光永就住在潘家园旧货市场边上，自然而然地爱上了老报纸收藏。他也是集报分会的第一批骨干会员，分会成立之初，老马拉着他义务为报友服务，他负责收取会费，老马负责邮寄老伴儿写了一封封信，两家的街坊看他们这么忙活，见了面就打听，这是做什么买卖呢？

附近的旅馆订房间。邻居们望着老马家进进出出的人，满脸狐疑，“您这到底是做生意，还是搞传销？”

“一个专题，半个专家”

除了集报，报友们也“追星”。不少集报爱好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偶像，93岁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方汉奇先生。

在学界，方先生被誉为中国新闻史学泰斗；而在报友们眼里，方汉奇先生更是名副其实的“集报泰斗”。

“历史所记述的，往往就是当时报纸上的新闻。报纸上的新闻，过了一段时期以后，又会演变为后人记述的历史。”方先生曾经撰文论述过报纸和后世研究的关系。

“粉丝”马振予替方先生做过统计，60多年来，他利用集报资料著述教材及专著合计约150万字。层层叠叠的老报纸，搭成了方汉奇一生构筑中国新闻史大厦的脚手架。

正因如此，方先生对集报爱好者感情极深。马振予代表集报分会请他出任顾问，他欣然接受，并亲自招待来访的“粉丝”。

专收老报纸的范光永和方先生交流更多。十多年前，范光永花2800元的高价，从潘家园一位旧书商手里辗转购得一张明熹宗天启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的邸报。

那是他众多藏品中年代最久远的一张。多年的经验告诉他，这张边角残破的单张薄报“身世”并不简单。带着这份邸报，范光永敲开了方汉奇先生的家门。方先生看到这份藏品也惊讶不已，事后证实，这小小一张纸竟是迄今为止国人能看到的、最早的由民间报坊印发的“邸报”原件。

“方先生把那张报纸在写字台上摆好，拿个小数码相机出来，凑近了拍照。”很快，2009年第2期《新闻与传播研究》杂志刊发了方先生所著《记新发现的明代邸报》一文，范光永的名字被写在了开头第一句。

文尾，老先生也不忘加上一段话，称这张邸报“是集报界对新闻史研究做出的重要贡献。他们的功劳，是十分值得感念的”。

2014年，由方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史》教材发行第三版，介绍这张邸报的内容也被收录进书里。翻开教材第19页，第4条脚注清楚地写着——“这份邸报现归集报家范光永收藏，经鉴定，属雕版印刷的报纸”。

“集报集到一定数量，就应该把重点放在提高集报质量上，收集有价值的历史报、珍稀报，向纵深、专题、历史延伸三个方面发展。”方汉奇先生对集报人有很高的期望。报友们也照先生所说，在各自的收藏专题上朝着专家的方向“修炼”。

如今，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老报纸早已不再是逛逛潘家园就能在地摊儿上“捡漏”的大路货。按照出版年代的不同，老报纸在收藏市场上的身价在200元到几千元间浮动。

眼见有利可图，市面上出现了不少影印报、复制报甚至工艺更复杂的“假报”。范光永也走过眼，不过将近30年的实战经验，还是让他收获了一些辨别真伪的心得。

收藏红色老报刊专题的朱军华和范光永是多年好友，也都是集报分会收藏鉴定委员会的成员。“我们一共有9个人，免费帮报友甄别老报纸的真伪，防止报友上当受骗。”朱军华把藏品的真伪看得很重，他觉得每一份老报纸都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市面上“无中生有”的伪报、赝品，表面上就是谋财，往严重里说，更是对历史的扭曲和篡改。

报友鉴别不像其他的文物鉴别那样普及和专业，报纸的造假成本又低，伪报甚至会流入一些地方博物馆，或以插图的形式出现在正规出版社出版的书籍中，误导观众和读者。“现在国家很重视红色收藏，报纸是重要的藏品，在辨别真伪方面，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除了辨别真伪，也要澄清谬误。朱军华把自己的藏品，视作历史研究的一手材料。

2019年的《为新中国奠基——中共中央在北京香山》主题展上，那张由他提供的《进步日报》是和一张毛泽东主席在香山双清别墅读报的

“

他们来自天南地北，却有着共同的身份——“集报人”

报友间有一种共识，“集报不是为了挣钱。”跟报纸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马振予订过报、编过报、上过报、买过报、找报友换过报，就是从来没有卖过一张藏报

”